

代代相传

本书以作者父亲为原型，描述了两个年青人
从抗战结束到文革历经数十年时空，历尽悲欢离合，
讴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会代代相传。

廖春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代代相传

廖春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代代相传 / 廖春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7

ISBN978-7-5059-5969-9

I. 代…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5635号

书 名	代代相传
作 者	廖春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小丽
责任校对	潘传兵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9.5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969-9
定 价	40.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部 难兄难弟

第一章	成长	3
第二章	成熟	20
第三章	老樟树的见证	42
第四章	牡丹亭	72
第五章	在劫难逃	101
第六章	柳暗花明	136

第二部 鸳鸯分飞

第一章	辞旧迎新	209
第二章	天使	213
第三章	收音机	225
第四章	双抢	233
第五章	亲家母	257
第六章	变态	275
第七章	三线建设 节外生枝	286
第八章	铁板钉钉	298
第九章	告别	304
第十章	继往开来	311
第十一章	同病不相怜	324

第十二章	一比高低·····	332
第十三章	大势所趋·····	340

第三部 光怪陆离

第一章	得过且过·····	353
第二章	礼尚往来·····	365
第三章	无可奈何·····	417
第四章	考验·····	442

第四部 同心锁

第一章	鲤鱼跳龙门·····	467
第二章	昙花一现·····	476
第三章	国庆节·····	483
第四章	冰天雪地·····	505
第五章	冤冤相报·····	518
第六章	好事多磨·····	523
第七章	瓜熟蒂落·····	549

第五部 路漫漫

第一章	前赴后继·····	563
第二章	任重道远·····	594

第一部

难兄难弟



第一章 成长

1

胡家坞是个小村庄，环绕着村子的这片小树林，像厚实的母亲襟抱孩子那样，把村子裹得严严实实。她在夏天带来了享不尽的阴凉，在冬天挡住了凛冽的寒风。

胡家坞人曾在树林之中演绎了一出出动人的故事。

胡家坞人也曾走出树林闯荡广阔的天地。

看似安逸的树林，看似静谧的小村庄，也曾有过令人刮目的时刻。

这个村庄在明朝有人进士及第。尽管进士的坟茔早已在树林中湮没，但进士爱读书的精神延续不息，莫说胡氏亲嗣，连与这村庄有亲戚关系的人都受其影响，只要私塾先生赏识的孩子，即使这家穷得卖牛卖田，大人也会豁出老命将孩子送进学堂。

天翼中学是附近几个县之中颇负盛名的学堂，在那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当老师，有的当官，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还出国留洋呢！

能够到天翼中学去读书，那是胡家坞少年们的梦想。能够送子弟跨进天翼中学的门槛，那是整个胡家坞人引以为豪的喜事。进士临终时曾有遗训：读书才能明白事理，读书才能有更大的作为。村里有读书人就有希望……三代不读书，关了一村的猪！

胡氏子孙都牢牢记住这金玉良言！这金玉良言代代相传。

1945年的一天，有两位少年背着行囊，穿过这片树林，从村口的大樟树下开始远行，那个个头高点的显得无拘无束，他的两只竖起的耳朵直指云霄，那是闻风而动的耳朵，一瞧他的耳朵，就可以猜出他是个不安分的顽皮蛋子。他抓起地下的石头，助跑几步后，再奋力扔

向树上的白鹭。白鹭群栖在枝丫上，石头很难穿过这茂密的枝叶，站在这棵樟树下可以乘凉避雨，站在树梢上同样能够躲住自下而上的袭击。所以那些可爱的白鹭都无动于衷，有的还略带嘲讽地拉下一通稀白的屎，只是这通屎同样被密不透风的枝叶挡住了。

“呵，好傲慢无理的家伙！”毕竟已在天翼中学读了一年书。韦煌阳已经学会使用许多新鲜语言。他像许多哗众取宠的少年一样，爱在同伴和大人面前卖弄。其实他并不是胡家坞人。他只是胡家坞人的外孙。由于外公疼爱这位好动可爱的外孙，于是这位被胡家坞人称之为“癞皮狗”的学生便理所当然地把外公家当成自己的窝。谁叫外公家是胡家坞的首富，外公家有 80 亩良田和 300 亩山林呢！谁叫这儿还有雅光这样容易亲近，喜欢读书的小兄弟！于是他在胡家坞俨然成了小领袖。除了大年三十他会被外公驱赶回自己家里过年外，平时外公对他是听之任之。

走在他身后的便是深受他爱护的胡雅光。与他们的活泼相比，雅光安静得像位童养媳。雅光怀着对外面大千世界的憧憬走出这片树林。他非常羡慕这位有点炫耀，有点大人口气的小大哥。他的父亲胡正斌在后面给他挑着箱子、被子和米。

韦煌阳的外公胡全涛按照惯例将他们送至村口。以前每当开学之际，胡全涛都要请长工送外孙上学，主要是帮外孙送米送行李。要是村里有后生到外读书，胡全涛作为德高望重的族长也必定会送至村口嘱托鼓励一番。这次恰好煌阳与雅光同行，而胡正斌要送子到学堂。胡正斌是附近有名的壮汉，也是附近有名的好心人，他顺便把外公送给外孙的物资挂在了自己的檀木扁担上。这样胡全涛免去了长工一天的辛苦奔波，当然乐陶陶了。瞧！胡正斌这副担子有多沉，扁担都压弯了。那是一根坚硬而富有弹性的扁担哪！连这样的扁担都想变成弯弓，可见这副担子足有 200 斤以上。

“老弟，有劳你了，从镇上回来，我借一条牛给你使唤一天。”胡全涛说道。

“大叔，有煌阳带着雅光读书，我就不晓得该怎样感谢你，我哪敢使唤你的牛呢？”胡正斌笑道。从他的笑容里，看出这副担子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看出他多么愿意挑上这副担子。这是引以为荣的担子！胡正斌曾读过几年私塾，他懂得读书的好处，也牢记祖训，最近卖掉了一条牛才凑足儿子的学费。他的老婆舍不得儿子出门，眼泪

刚滚出来，便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顿：“你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睁眼睛，还不快回去照看那条小牛崽，要是我回来不见了那牛崽的影子，看我怎样抽你的筋！”吓得他老婆忙擦着眼泪往回走，只不过她的头仍侧向他们，她只是下意识地回头。对于老公的话，她哪敢不依！在她面前，胡正斌是老虎，即使不吃人，相也是难看的。当然，她也清楚那条牛崽的重要性，可雅光是他的独崽，她更想亲自送他走出树林，送他踏上外面的大道。尽管这条大道似牛肠，可能能够在上面大摇大摆地走的人并不多见！

“雅光，你爹妈为你的学费花了不少心血，你有这样的爹妈是你的福气。你要跟着煌阳用心读书，要互相竞赛，并驾齐驱，共同进步。来日有出息了，要好好报答你爹妈，要为我们胡家坞人争光啊！”胡全涛说道，他打心眼里喜爱有前途的少年。

胡正斌听到族长对儿子给寄予厚望，如同喝了一碗蜜，感到肩上的担子一点都不沉。

雅光回头“嗯”了一声，他的表情腼腆又拘谨，他惟恐有负族长的厚望，他真的像童养媳，童养媳何时才会当家做主？他望着爹爹肩上重担，还想起几天前爹爹卖牛时的情景，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他暗自立下了誓言，萌发了鸿鹄之志，他觉得应该学煌阳那样挺起胸膛走路。

有几只白鹭在他们的头顶缓缓送行。正在田里劳作的人也驻足遥望。村里终于有人到镇上的洋学堂去读书！那些耕夫牛娃舒心地长叹一声！他们的脸上也都绽放出初秋那灿烂的光芒。

他们三人翻山越岭近四十里，走进了位于镇上的天翼中学。

韦煌阳热情地与同学们打招呼，他好像在外婆村里一样洒脱随意。

“哇，您外公家的长工真有力！”洪快惊讶地打量着胡正斌和他肩上的那副重担。

“呸！你这只兔崽子！狗眼看人低，竟敢侮辱我的堂舅舅，当心我一脚踢出你的屎来。”韦煌阳敏捷地拧住了他的一只耳朵，继续教训道：“看清楚，他是我的堂表弟，要是你那伙兔崽子敢欺负他，我就把你这片树叶拽掉。”韦煌阳手上一使劲，痛得洪快捂住耳朵乱窜。

韦煌阳领着雅光父子报了名。

韦煌阳显然在天翼中学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人们用“多日不见”来表达对他的思念。老师说“多日不见，你便长高了”。同学们说“多日不见，你风采依然”。

“煌阳，雅光就托付给你了。”胡正斌说道。

煌阳把胸脯拍得“咚咚”响。“放心吧，舅舅，有我在这，保证雅光安然无恙。您就放心回去开荒种田吧！”

“雅光，我走啰。”胡正斌很少在儿子面前露出这份慈爱，他恋恋不舍地操起了那根檀木扁担。

“嗯。”雅光像童养媳那样应了一声。他和煌阳默默把父亲送出校门口，望着大人走远后，煌阳更加无拘无束，他领着雅光参观了二层的小洋楼，领着他在宽阔的操场上玩耍，领着他钻进校园内那片浓密的树林，他还要领着雅光到街上去看戏，吓得雅光连连摇头。

那时，抗战刚刚胜利，韦煌阳 15 岁，胡雅光 12 岁，都是对前程充满希望的时候。

2

雅光有这样的靠山，在学校里哪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可以在学校内安心学习，其安心程度，按煌阳的话：“好像赛过安琪儿。”雅光是靠他爹卖牛才凑足了学费，他口袋里哪有富裕的银钱去吃去玩？他学习很刻苦，学习兴趣也很浓，学习成绩也不错。“学海无涯，怎么会多余的时间在外消遣。”雅光叹道。每当煌阳想邀他到街上去玩时，总见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好一个书呆子！”于是韦煌阳也就不勉为其难了。

胡正斌不时要上镇卖草鞋。一般太阳下山了，草鞋也卖完了。他便抄着那根扁担赶到天翼中学。要是听到老师和同学反映雅光有出格行为，就准备立马给他一扁担。好在这类事从来没发生。倒是他把揣在怀里卖草鞋的钱全部掏给崽。“家里的那条小黄牯也壮实了，估计今年又可以多开垦几亩地，家里的事就不用你牵挂了，你妹子做草鞋的手艺也有长进，过几天我又担来卖，顺便给你带些米来。”

雅光晓得爹爹还是凌晨 4 点在家吃的饭，肚子早就饿空了，便破例到馆子里端来了一碗清汤，竟被他爹当面泼在地下。

“你这个没出息的，别的本事没长，倒学会败家了？你爹是喝清汤的命？给老子端碗冷水来。快点，你不想老子在路上摔跤就快点。”

雅光恭敬不如从命。

胡正斌从没在镇上过夜，至多在戏院门口驻足停留片刻。他心里想道：等到雅光有出息了，我就到里面去看场戏。他总是忍饥挨饿，摸黑爬山一路赶回家。虽然苦点，还总有个指望。

一回家，老伴便会端出热饭，焦急地问：“雅光还好不？”

“嗯。”

听到这一句，即使油灯再暗，也可以看到胡大妈嘴角的笑容。她高兴得只好再多做几双草鞋才能安分。

3

一晃几年过去了，韦煌阳明年就要中学毕业，但他还是那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除了见他的个子长高，习性还跟从前一样。当时像他这个年纪，早就该成家立业了。

胡全涛问道：“煌阳，你毕业后是准备考大学，还是准备娶老婆？”

“考大学！”煌阳毫不含糊地答道。其实他初见一枝花时几乎一见钟情，尔后便见其他的姑娘都不顺眼。现在当然只想考大学。

“可你不像是要考大学的样子。”

“我考大学就是这个样子！老师说，我考大学只不过是探囊取物。”

“那就好，那就好。”胡全涛又往外孙口袋里塞满银元。

煌阳倒是来者不拒，安之若泰。

解放军打过了长江，镇上的街头骤增了许多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平静的古镇慌乱了。

韦煌阳喜爱看热闹，每当星期天，他望着街上三五成群的兵痞子，内心笑道：“这样一群孬种，帽子都戴不稳，怪不得不堪一击。”他对新鲜事特别好奇，他把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工事摸得滚瓜烂熟，正当他跑累了，坐进豆腐店里喝碗豆腐汤时，看见外公的长工胡二狗给他送米来了。他还瞧见担子头上挂了个包，那包里，嗨，肯定又装满了

外公捎来的好东西。韦煌阳扔掉豆腐不喝，高兴地去迎接外公的礼物。

突然有两个兵痞子拦住了胡二狗。“停下，老子叫你停下！”

“干什么的？老子问你干什么的？”俩家伙一左一右将二狗围住。

“我是给我们老板的外孙送米的，那外孙在天翼中学读书。”二狗放下担子，把那个包小心地抓在手里，咧开嘴讨好般“嘿嘿”地笑。

“谁跟你笑！”一个当兵的一把抢过二狗手中的包。包中装着一只捆绑得严严实实的罐子。打开罐子，一阵香味扑鼻而来。里面是盛着一只炖得稀烂的鸡。

“快滚哪！”当兵的立即对二狗吆喝道。

“兵老总，把那罐子还给我吧？要是这东西是我的，我就送给你们，可那是我老板托我交给他外孙的东西。”

“你少跟老子啰嗦。”一个当兵的朝着二狗的肚子猛踢一脚，二狗捂着肚子没反应过来，便被另一个打翻在地。

这一切都在煌阳眼皮底下发生，他的热血往上涌，奔过来大喝一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打抢打人。”他扶起二狗，一把夺回属于自己的鸡。

“你他妈的，敢跟老子抢鸡，不要命了？”当兵的端着刺刀气势汹汹。

“你他妈的，老子要是怕死，就对不起外公，就对不起我这位舅舅。”煌阳哪甘示弱。

可怜的二狗在一旁吓得发抖。“算了，煌阳，我们走吧，那鸡就当是二狗吃了。”

“你奶奶的还敢骂老子。”另一个当兵的对着二狗的前额就是一枪托子。

煌阳以牙还牙，朝那兵痞子的侧肋就是一脚，另一个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朝煌阳前胸刺来。煌阳一个侧身闪开，举起那罐子对他头顶砸去，鸡汤鸡腿淋得那人满头。

煌阳又和那另外的扭打成一团。

二狗捂着头，跑进天翼中学，找到了正在苦读诗书的胡雅光。

雅光急忙来到出事地点，煌阳早让后来蜂拥而上的国民党兵抓走了。他打听到了关押的地点，打听到煌阳明天清早就要被当成共

产党枪毙。雅光赶忙跑回村，把消息告诉了胡公公。

“叫他别去惹当兵的，可还是犯忌了。”胡公公周身顿时像被烈火灼烧。他翻箱倒柜地搬出黄灿灿、白花花的金条银条。把他家里人弄得莫名其妙，家人还以为大难来临去逃荒呢！

等到胡全涛千方百计找到当官的时候，已经是次日拂晓。

漆黑的牢房里，满脸血污的韦煌阳有一件事不明白，既然你们硬要说我是共产党，我就当回共产党。反正当共产党是死，不当共产党也是死，可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子？模糊的牢门“啞啞”打开了。几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把他押出了大门，刑场就在不远，最多 500 米。

当官的接过胡公公的黄白之物，为难说道：“胡先生，你来得太晚了，我只能尽力而为啰。”他拿起了电话。

离刑场还有 100 米，冷飕飕的寒风撕扯着雅光单薄的衣襟。他孤凄凄迎候着五花大绑的煌阳：“你外公正在想方设法救你。”

“鬼门关近在眼前，他老人家也无回天啰！可惜他白疼了我一场，可惜我壮志未酬身先死，算了，不提了。雅光，我饿了，你身上有吃的吗？我不想做饿死鬼。”

“我，我，我兜里有钱，我现在去给你买。”

“算了，雅光，这附近黑灯瞎火，哪有做买卖的。等你跑到老远买了吃的来，我的尸体都要被饿狗啃光啰。你还是先给我送终，给我收尸吧！”

两人相抱，好不凄凉！

那群刽子手可等不耐烦了，他们将雅光扯开。“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再不让开，莫怪枪子不长眼睛。”

这时，后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看来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没时间耽搁了，提前执行吧！”

“没这么快吧！”

“你还不晓得，解放军都是飞毛腿啊！”

这几个刽子手面面相觑，窃窃私语。虽是行刑者，却胆战心惊。

煌阳这位受刑者却昂首挺胸，他朝雅光乐观地笑了笑。“再见了，雅光，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我 20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早死早投生，你们这些胆小鬼，快给老子一个痛快吧！”

“好哇，你小子有种！老子们愿意满足你的心愿。”刽子手把煌

阳推到一边，哗啦啦端起了枪。

“不行，不行。时辰还没到，他外公要赶来见他一面。请各位老总行行好，再等半个钟头，求求你们了。”雅光忙着向几个刽子手作揖求情。

“阎王叫他三更死，谁敢留他到五更。你小子再敢捣蛋，你就是共产党，你就得马上跟他完蛋，还不快滚？”刽子手眼露白光。

雅光忙从口袋里拿出几根银条，银条是胡公公给的，胡公公交代他情况万分危急时才能用。“各位老总，烦请你们收下这个吧！”

“你小子想干什么？想用这点东西买他的命？”刽子手们的白眼一见白晃晃的银条，立即放松了语气。

“我不敢为难各位老总，我只希望他等会不要死得太惨。”

“看在你小弟的分上，这点好办。我们收下你的心意。”刽子手伸手就抓住雅光手里的银条。

“等等，老总，让他再活半个钟头吧，反正你们分银子也得花时间。”

“行啊，就是解放军打过来了，我们也能带着银子跑。”

这时马蹄声越来越近，听得出不是大众人马。这几个刽子手便忙着分赃。

骑马的长官到达后，命令他们立即放人。

刽子手们解开煌阳的绳索，“小子，这次算你命大，以后识相点，为了一只鸡，搭上一条命，值吗？亏你还是读书的。”

煌阳总算死里逃生了，他在雅光的搀扶下离开了这鬼地方。

他俩敲开了一家饭店的门，好好地吃了一顿。

胡全涛见到煌阳时，早已心力交瘁。他少不了又苦口婆心地教导一番。

4

解放军打到了婺源，镇上乱成马蜂窝。

天翼中学的教职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煌阳扒在窗口听见里面乱成一片。突然一位年轻教师一鸣惊人。“各位同仁，依我分析，共产党解放军不会令人恐怖。如果他们乱烧乱杀乱抢，能打过长江？”

可是固执的教务训长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不听他的。天翼中学就地解散。

全校师生就像鸟儿一样各自投林。

煌阳把正在收拾行囊的雅光拉到一旁,轻声道:“你回去后告诉我外公,我还要在镇上玩几天。”

“你真的是想玩?这可不是凑热闹的时候。”

“实不相瞒,我这次要玩个新花样,我要参加解放军,上阵打仗,建功立业。只是,你千万别告诉我外公。否则,他老人家又要心惊肉跳。”

“人各有志,我就不勉强,你要好好保重哇。”雅光紧握住他的手。

“我们也算兄弟一场,今天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你见过我有一位可爱的妹妹,我想把他托付给你,希望你看在我的面上,不要嫌弃她。这有我写给外公和家父的两封信,我坚信,凭这两封信,你就能娶到我那可爱的妹妹。”

“受你如此重托,惭愧!”雅光把那两封信小心塞进口袋,继续说道:“千言万语难表我此刻的心情。你放心地干自己的事业吧。如果你的理想实现之时,请给我一封书信,我会为你高兴的。”

“要是我半途而废,或者成了炮灰呢?”

“那你就托人将噩耗告诉我,我会去祭奠你,哪怕天涯海角!”

“谢谢!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两人像真正的男子汉一样紧紧握着手。

煌阳依依将雅光送出镇上。

雅光踏上昌江上的浮桥,两人就此告别。

浮桥上,寒风起,真有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怆。

这时,国民党的大官要员早已呼俦唤侣逃之夭夭。当兵的都无心恋战,城防工事上乱哄哄的。煌阳趁机仔细侦察了一番,然后怀揣一张详细地图,穿山越岭去迎接解放军。次日,便见到了这支英勇的军队。

解放军都和蔼可亲,一位团长热情地听取了煌阳的汇报。

煌阳为了表现自己,自告奋勇领着这支风驰电掣的队伍抄小路。

尽管他平时好动会跑,但他的速度显然跟不上队伍。那位团长亲自将煌阳扶上了他的坐骑,自己则身先士卒,一路奔袭。

煌阳以前在外公家学过骑马，他的骑术也是有口皆碑的。

他一见国民党的防御工事，立即失去了冷静。他眼冒怒火，不顾团长劝阻，骑着马，高喊着“冲啊”的口号带头冲进去。

可是对面并没有枪林弹雨。

那群胆小怕死只会欺负老百姓的兵痞昨日已望风而逃，人去巢空。

解放军兵不血刃便解放了镇上。

煌阳惭愧地把马还给了团长。他觉得自己寸功未立，只不过算是骑团长的马出了一阵风头，好像受到了嘲弄。他顺便讲了前面的道路地理情况，然后惆怅地重新回到胡家坞的外公家里。

他沮丧地向雅光解释了没有参军的经过。

雅光又惊又喜，于是悄悄把两封信还给他。

5

解放了，胡全涛再也不敢请长工。

煌阳就在胡家坞帮外公家种田。他白天劳作，晚上便和雅光共同学习“子曰诗云”，共同抒发着心中的情怀。

过了几天，煌阳从家里把煌英接来，顺便教她识字算数。煌阳和雅光便分别成了她的语文教师和数学教师。不久，许多同龄没读过书的人都成了他俩的学生。

煌阳向外公要了二间房，胡全涛对宝贝外孙当然有求必应。煌阳和雅光办起了全区第一所夜校，免费教广大乡亲识字算数。十里八村的许多不识字的乡亲闻讯后都竞相来读夜校。

胡全涛这位老乡绅还提供了黑板、粉笔和板凳。有时一时兴起，也给乡亲们上几节课。

乡亲们更爱听俩后生浅显易懂生动形象的课。尤其是几位充满野花般芳香的姑娘，早就迷恋上了两位风华正茂的老师。

韦煌英暗地里为雅光吃了不少醋，她想早日嫁给他。可哥哥好像把这桩婚姻大事都忘了。她向煌阳暗示：“哥，有几位姑娘直勾勾地盯着你俩不放呢？”

“我俩是老师，学生认真听讲，自然要盯着老师在说什么在写什么，这是很正常的。而你一心盯着同学们的眼睛，你的心思用错地方